



## 藝術的拾荒者 ——民主時代的 美感革命

鴻鴻 Hung Hung  
劇場與電影導演

### The Gleaners of Art



「美」的存在，根源於人天生的差等意識。「美」是一種理想，牢牢附著於人生的求善本能之上——如我不耐煩我所住的窮山惡水，則必有一嚮往的明信片風景是美的；如我難忍受每天必穿的呆板制服，則必有那鮮豔帥氣或時新的衣裝是美的。另一方面，美也是一種消費社會的流行共識：如那天天上報的偶像明星是美的，則我鄰家的女孩是醜的，可能在美白廣告圍攻下，鏡中的我自己顯得更醜。

差等意識鼓動人改善生存條件，可說是文明的極大原動力。但差等意識的氾濫卻也造成種種階級、貧富、種族、性別、性向、宗教傾向的歧視，釀成無數大大小小的災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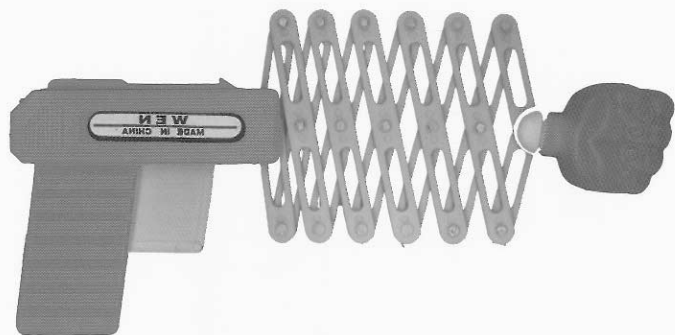
「美」是美的，但也形成一種權威，一種壓迫。什麼是美，往往跟現世權力難脫干係。二十年前，標準國語是美的；二十年後的今天，台灣國語是美的。檯面上的政治人物，爲了努力把標準的國語練得不標準而焦頭爛額。我們親眼看見，政治與文化大一統的觀念退潮而造成了美感的改變。

一百年前，芭蕾舞的標準動作是美的，講究身材比例、講究一次能轉多少圈、講究腿能舉多高，是爲美。七〇年代以降，德國舞蹈劇場讓老人、壯漢、胖女孩通通站上舞臺，展現他們獨特的個性、生命質地、身體語言，是爲美。古典美感並非遭到否定，就像我們仍以爲巴哈、莫札特是美的，只是他們不再是美的絕對標準。

「醜」的藝術自古有之，率多出以滑稽、嘲諷、愚蠢、誇誕 (grotesque) 的形貌，如希臘悲劇三部曲演完必加演一齣搞笑的「羊人劇」，如日本能劇上下半場間的丑扮「狂言」，如莎士比亞悲劇中從不缺席的喜劇穿插；如杜麗娘身邊的春香，唐吉訶德的隨從桑丘·潘薩。但這種古典藝術中的醜/丑，只是作爲笑料的間歇 (comic relief)，暗藏民間生命力對貴族式莊嚴美學的反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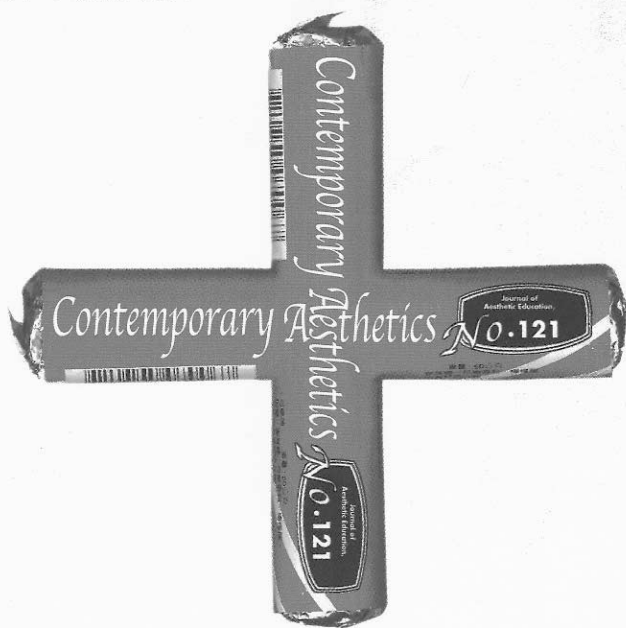
真正迎接「醜」、正視「醜」的美學，還是始於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。那是一個把傳統價值中崇高與卑下、正義與邪惡、美麗與醜陋全盤逆轉





的時代，充滿揭示真相的道德勇氣。雨果提出，「存在於自然中的一切也存在於藝術之中」，「世界上、歷史上、生活裡和人類的一切，都應該而且能夠在舞臺上得到反映」。這樣的藝術觀念在當時的作品中呈現得尙有侷限，到了二十世紀，在噪音音樂、既成物拼貼、壞畫、多焦點表演藝術……這些嘉年華式的藝術浪潮中，才開花結果。

簡言之，「醜」的美學，不在頌讚醜，而在拓寬美。推除傳統美的限制、解消古典美的霸權。把眼光放在身邊，享受生活中美感的處處生機。藝術家像個拾荒者，不斷把眾人以為「醜」的事物加以資源回收、起死回生，開發新的體驗，重新界定對「美」的認知，破除一元化的美學標準、去掉現實事物「醜」的污名。有幸生在一個追求平等的民主時代，我們終於聽懂了，莊子說的「道在屎溺」。



## The Gleaners of Art